

离

抱着满怀期盼

家

踏上陌生的旅途

出

也许不全是欢愉，浪漫

走

却是最真实而归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TAIWAN)
SHI QIONGYU
ZHU

(台湾) 师琼瑜 著



离家出走

由他人的故事到自己的故事

徐宗懋

旅行是让个人自我成长最快的方式，因为某种意义上，人生就如一场旅行。双脚的旅行结合了意念的旅行，就是心灵的成长。

琼瑜的文章明显地呈现了这种变化的轨迹，到国外走吧！不只是欣赏奇风异俗，而是了解人生。这种原始的念头和冲动通常已寄存于人性中，永远的好奇、不停的探索、反复的思考，并与他人分享。这些成为生活无限的泉源，终至是存在的根本意义。

就像孩提时代，人们捧着《金银岛》、《鲁滨逊漂流

记》茶饭不思，置身于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但也可能是最真实的世界。在孩子们每天重复的升旗、唱歌、起立、敬礼、看电视、做功课的仪式中，远方绮丽的幻思成了最真实的拥有。

长大以后，大部分人忘了这一段向往，但总有一些人还记得，而且把幻思变成现实，以不同的方式与他人分享。毫无疑问地，是这股力量创造和引导着人的生活，使它一天比一天美好。

我相信琼瑜身上带着这种特质和力量，随着累积的经验，不断地挖掘与发展。去爱尔兰的时候，她还只是个单纯的女孩，而任何一个基础设施完备、福利制度健全的西欧国家都可能反映一种单纯的社会心理。即人们尽管仍旧满腹牢骚，但日子基本上是有保障、平静的。所以酒馆里的喧闹论政是一回事，但真正的生活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是那样，琼瑜的欧洲之行将是另一种面貌，那很可能是搭便车、住青年旅馆、参观教堂等等的综合经验谈；然而她

离 家出走

去的是北爱尔兰，而且还小住了一阵子，这就使得她除了饱览风光之外，还进入了一段人的深刻的爱憎恩怨。这自然对她有很大的震撼性，开启了心灵的窗口，开始去感受和理解复杂的人文和历史。

琼瑜写的报道虽是所见所闻所思，但无疑地它也会成为琼瑜内心中的沉淀，并在她经历其他的事情之后又综合发酵出来。例如，当她去柬埔寨时，这种情况就出现了。任何东西都足以让外人张开双眼，事后思索良久。琼瑜笔下已不只是政情或社会的报道介绍，而是一个个人的故事。我相信，去挖掘一个个其他人的故事最终就是琼瑜自己的故事。

以后的路仍是长的，然而有了探索的精神，这条路自然也就是充满着波折、惊奇、错愕、愉悦和满足的，我衷心地祝福她，也深信这一本书是一个起步的见证。

台湾·东海岸·仙台。



离家出走

师琼瑜

其实，事情的一开头与一段爱情有关。

战争。

死亡。

忧郁。

反叛。

青春的愤怒。

种族文化的冲突。

意识形态的对立。

都在这段情感里反复地纠缠。

离家出走

而后，爱情不再，留下的是这些白纸黑字的作品。寂寞地，是的，我说寂寞地陪伴着我。

情爱永恒地不可得，也许永远比体内滋生出来的作品更深奥难懂吧！

由此，我在 1992 年的冬夜清晨离家，离开台湾。此后三年，游走在欧洲、亚洲与北美洲，总在离家与回家之间摆荡。

国家与国家的界限在我的脚下消逝。在大雪纷飞的道路上前进，在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上彷徨无助，在横跨一个海峡的颠簸船上头晕呕吐，在满布枪弹威胁的部落丛林里挥汗如雨，在地下铁里聆听一个流浪艺人的音乐而感动莫名，在南国一个火热的不知名小旅馆里，徘徊在回家与不回家之间失眠彻夜，终至泪湿枕巾。

仿佛将它说得有点“薛西弗斯”的神话味道，或者拜伦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追寻。其实，都不是，我只是还找不到一个女性这般的典型来向你说明。不过，我倒是可以告



诉你，这个隐藏的预谋已经很久很久了。

我知道，有一天我终究是会“离家出走”。而且，我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模拟这样的情境。

我一定写了很多离家出走前的“告父亲母亲书”，然后理直气壮地踏出家门，当然很多时候，行踪败露，我才出家门几步，便被母亲严厉地喊回来，而更多时候，我发现我的行为根本是自讨没趣，那么一小点大，才离开家没有几百米远，我便开始担心害怕，尤其是家附近的木麻黄防风林子里，一到傍晚，伸手不见五指，林子里开始有各种不知名动物的怪声音出现，然后我便乖乖地结束短暂的出走冒险，回到家里。这般的回家，总是尴尬，于是我只好躲在阒暗的窗户底下，观看室内正在用餐的家人，期望他们能自动发现在窗户底下发出窸窣怪声、希望引起他们注意的我，好把我带回家吃一顿热腾腾温暖的晚餐。

这样的预谋没有一次成功，而告父亲母亲书总之变成了一则笑话。

离家出走

上了大学之后，名正言顺地离开故乡台东。北回铁路沿着东海岸行驶的火车，变成我梦想的延伸。有一天，我一定会离开。我的预谋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名正言顺。

可是脐带断不了啊！总是在离家与回家之间摆荡。每次上火车之前，母亲总是塞一些可以保暖、可以饱肚的东西在我的行李箱里，父亲载着我到火车站去。

离开之前，有莫名的酸楚，千斤般沉重哽在胸臆。离开的刹那，有征服自我的快意，未来无限可能的风景在脑海里迅速飞掠。

而脐带断不了。河流、山川、防风林、太平洋的涛声、海滨公园的防波堤……断不了，总是不注意地在我的潜意识里流转，然后，它变成了我较早时期小说创作的素材。

可我终究还是要离开！

我要离、家、出、走。

这时候，家已经不再是小时候那个单纯的世界了。在



台北生活了四年，家已经变成一个更宽广的场域。它更复杂，它更吊诡。

大学四年，正是一个长期受高压的社会面临“解禁”的时期，我目睹了它的快速改变，像溃堤的河水，找到缝隙便横生乱撞，了无章法。

那个时候流行唱《明天会更好》，我像大多数的小市民一样，也相信明天的日子会更好。

可是，我太年轻了。太年轻了，所以愤怒，所以有更洁癖的苛责。我并不理解乌托邦之所以成为乌托邦，是因为它不可能实现。我执拗地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会有一片净土存在。

然后我开始出发去找寻。

我轻易地接受勾引，选择一种背叛的道路。

好，如果你看过王尔德的《打鱼人和他的灵魂》，你会说，这像打鱼人的方式，哦，其荒谬的程度可能更像贝克特的《等待果陀》。

离家出走

怎么都好。反正，我在1992年的冬天，自以为是地、壮烈地离、家、出、走。离开台湾。此后三年，又开始徘徊在离家与回家之间。当然，是不太有人理解我的。一开始，我的父母仿如受青天霹雳，一个女孩子跑到欧洲去晃荡？

几次之后，他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反而问我，下次要到哪儿去？我的朋友也是：咦？回来啦？！哦，又要走了。

奇怪，我私密暗藏的预谋又变成一则不痛不痒的笑话。反倒是我在外面的世界，发现了许多同我一样处境的人。

A说，他恨他是不列颠人，身上背负着历史上掠夺者的血液，他不嬉皮也不庞克，他是学院里政治与外语的双修者，他要自我放逐，到西班牙北部搞独立的山区去。

B说，她要买一块地，建立自己的农庄，她不需要人类这种朋友，她只需要动物作伴，在自己的庄园里，搞她的摄影，做她的陶塑。她旅行，一站一站地寻觅。

C说，他现在没有办法离开，但是，有一天，他存够了钱，他绝对要带着简单的行囊离开。

D说，她其实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都市里，并不快乐，在摩天的大厦里，人与人这么疏离、这么孤独，但是她又不能就这样回去，她已经选择出来了。

我就这样在三年内与这些人擦肩而过。走过英国、爱尔兰、法国、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祖国大陆、香港与美国。

而现在你所看到的，是这三年来我的生命的一部分。

现在，你在做什么呢？可能剔牙，可能喝茶，可能蹲马桶，可能坐咖啡馆，可能挤公车。

我不认识你，可是我要你准备好，现在。现在就跟我一起，离家出走。

目 录

(序)

由他人的故事到自己的故事…………… 徐宗懋 1

离家出走…………… 师琼瑜 4

第1站 爱尔兰

哈罗，中国…………… 2

搭便车游欧洲…………… 11

风景明信片…………… 26

寻访诗人席莫斯·奚尼的故乡…………… 35

性、宗教、强暴案…………… 43

特立独行的爱尔兰女艺人…………… 52

以天父之名，以祖国之名…………… 63

1992年，都柏林…………… 75

第2站 柬埔寨

亚盟…………… 94

来自穆罕默德的邀约…………… 108

从参战到反战…………… 117

大个儿和他的同志们…………… 123

迢迢归乡路·····	131
飘泊的迫边人·····	136
换了一个舞台，而仍是主角·····	143
三种乞丐·····	156
地雷老人·····	160
玩具手枪·····	163
娃娃兵·····	166
第3站 台湾	
外省人的女儿·····	171
老兵——哥哥爸爸去打仗·····	175
回家·····	183

第1站

爱尔兰



哈罗，中国

1992年的冬天，我飞越了24小时之后，来到爱尔兰。在这之前，我没有任何国度与国度间差别、种族与文化认同的意识，作为一个中国人，台湾来的中国人，我像许多初出国门的大学生一般，对于所处土地，或者整个民族在世界所占位置的角色扮演，如同我来自的社会氛围——混沌不明，但是却又急欲拨开掩蔽的乌云，想看清楚自己所占的位置。

在英国，我有了西方朋友所谓的 Culture Shock，但直到到了爱尔兰，我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才在西方朋友的刺激下，打开了一扇小窗，而真正的 Culture Shock 才从这里开始。

离家出走

我住在爱尔兰的首都——千年古城都柏林。都柏林在爱尔兰东岸，城市被美丽的丽菲河分为南北两岸：富裕的南岸与贫穷的北岸。我们居住的房子位在北岸的凯波拉（Cabra），凯波拉是都柏林出名的中下阶层聚居地，这里的失业率居都柏林之冠，高达 27%，夜行的都柏林人少有造访凯波拉者，因为这里的犯罪闹事率常吓跑许多人。但对于台湾来的我而言，这个社区的环境简直让我感觉像天堂。都柏林人认为这里像“贫民窟”，但是家家户户有前后大花园，没有任何噪音、环境污染，以及社区规划完善的软硬体措施，让我体会到，我才是坐在 800 亿外汇存底上、尚未步入已开发国家的多金岛窟上的贫民。

我们的房子除爱尔兰人，住了三个外国人：美国人、新西兰人、中国人我。但是房子进进出出的人，却可谓小型的“联合国”，国籍虽多，但肤色倒挺一致，我是唯一的“有色人种”黄种人。爱尔兰不像英国、法国，各色人和皆可以看得到，也因此，我这个黄皮肤、黑头发、黑眼

珠的亚洲女人，在爱尔兰的所到之处不时受到注目。处在欧洲大陆边陲的爱尔兰人，亚洲对他们来说，遥远得仿佛是另一个星球的世界。所以我在大众酒馆里，总是遇到友善的爱尔兰人，禁不住心底的好奇，跑来央求我，可不可以摸摸我的黄皮肤，摸摸我黑色直直的长发，然后抱怨他们又黄又红又棕的头发，无法像吃米食的我们又黑又亮又直。

社区的小孩常常见我出现便大喊：“哈罗，中国。”(Hello, China)，我何时变成中国的代名词，自己还有点不知所措，反正在他们这群西方孩童的心里，我就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或者“可以触及的中国”。

来来往往于我们像沙龙般，不时有人高谈阔论、烟雾袅绕的居所里的西方知识分子，很有他们五百年来，随着殖民主义发展，而世界在他们脚下踏遍后被认知、被发现（也就是我们中国读书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他们西方人说的“旅行是更好的研读方式”）的西方知识